

夜NIGHT 间TRAIN 列车

〔英〕马丁·埃米斯 著 何致和 译

很久以前我就明白了

我找不到好人
我是一个好人

但我出去找到的全是坏蛋

我可以找到坏蛋

但我却找不到好人

我就是找不到好人

南海出版公司

夜间列车

〔英〕马丁·埃米斯 著

何致和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间列车/[英]埃米斯著;何致和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2.9

ISBN 978-7-5442-6090-9

I. ①夜… II. ①埃…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505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0-009

NIGHT TRAIN by Martin Amis

Copyright©1997, Martin Am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夜间列车

[英]马丁·埃米斯 著

何致和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第五婷婷

装帧设计 张艺宸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02千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090-9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献给索尔和贾尼斯

目录

第一部分	反冲	1
第二部分	自杀重罪	83
第三部分	视相	167

第一部分 反冲

我是警察。这么说好像要做什么特别的声明，或者暗示某种不寻常的意义。但这只是我们习惯的说法而已。在我们这一行，我们不会说“我是男警察”、“我是女警察”或“我是警官”，我们只会说“我是警察”。我是警察。我是警察，我的名字是迈克·胡里罕警探。此外，我还是个女人。

现在我要讲的，是我经手过的最糟的案子。最糟的案子，对我而言，是这样。如果你是一名警察，“最糟”这个词就变成一种颇有弹性的概念。你无法固定“最糟”的定义，它的疆界每天都在向外扩展。“最糟？”我们会这么问，“根本不存在‘最糟’这种东西。”但是，对迈克·胡里罕警探来说，这就是最糟的案子。

刑事侦查局位于市中心，这里有三千位同事，分成许多部门、

科室、小组和分队，它们的名称总是在变化：团伙犯罪、重大犯罪、人身伤害、性侵害、窃车、票据欺诈、特别调查、资产没收、情报、缉毒、绑架、入室行窃、抢劫……谋杀。这里只有一扇标有“罪”的玻璃门，而没有标有“孽”的玻璃门。市民是攻击的一方，我们是防卫的一方。大致如此。

以下是关于我个人的“十张牌”^①：十八岁那年我进入皮特·布朗大学攻读刑事司法硕士，但我真正的志愿是做一线工作。我按捺不住，便去参加州警、边境巡警，甚至州监狱管理员的考试。我全都通过了。我还参加了警察特考，也一样通过了。于是我离开皮特·布朗，进入警校。

刚开始工作，我在南区担任巡警，是第四十四街社区治安队的一员。我们或徒步或驾警车巡逻。后来我到“老年人抢劫案组”待了五年。先发制人、设置圈套、伪装诱捕，是我晋升为便衣警察的筹码。之后，我又通过考试，佩上盾形警徽调至市中心。目前我在“资产没收组”，但在这之前我在“凶案组”待了八年。我办过不少命案，我曾经是个专办命案的警察。

用几句话来形容我的外貌吧。我的体形遗传自我的母亲，

^①西方流行以塔罗牌占卜，来反映个人过去的的生活并预见未来。作者说的“十张牌”可能是指塔罗牌的凯尔特十字展开占卜法，每张牌都代表重要的信息。

她可以说是走在她那个时代的前端，看起来颇似今天言必及政治的女权主义者。我母亲几乎可以在那种以核战过后为背景的公路电影中扮演穷凶极恶的恶汉。我还遗传了她的声音：经过三十年尼古丁的熏陶，这声音愈发低沉。我的五官遗传自我的父亲，很乡土，不像城里人：扁平、发育不完全。我的头发被染成了金黄色。我在这座城市的“月亮公园”区出生并长大。然而十岁那年，所有这一切破裂为碎片，之后我便由州政府接手抚养。迄今我仍不知父母人在何方。我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体重一百八十磅。

有人说最刺激的单位是缉毒组（赃款也最多），而公认最有乐趣的单位则是绑架案组（如果说美国的谋杀案多半是黑人对黑人，那么绑架案则多半是帮派对帮派），性侵害组有自己的支持者，扫黄组也有其粉丝，而情报组则恰如其名（情报所到之处，罪犯一一落网）。但是，所有人都默认凶案组是老大。凶案组才是真正的主角。

在这座因日本人出资兴建的巴别塔、港口码头、大学、最前沿的公司（电脑软件、航空航天技术、生化制药），以及高失业率和灾难性的纳税市民搬迁而小有名气的美国二级城市，一名凶案组警察每年可能要侦办十几件凶杀案。有时你是案子的主要调查员，有时则担任副手。我办过上百起凶杀案，破案率

刚刚高于平均值。我能够鉴定凶案现场，并且不止一次被称为“优秀审讯员”。我的文书工作出类拔萃，当我从南区来到刑事侦查局时，每个人都以为我写的报告只有区级水平，但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能达到市级水准了。不过我还是精益求精，追求百分之百的完善。有一次我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令人满意的工作，针对发生在七十三街的一起棘手命案，根据两名同为目击者和嫌疑犯的口供，整理出两份针锋相对的笔录。“比起你们给我看的東西，”亨里克·奥弗玛斯警官拿着我的报告，在所有组员面前说，“这才是他妈的雄辩。这是他妈的西塞罗对罗伯斯庇尔。”我竭尽所能，务求完美。在我的警察生涯中，我大概处理过上千起不明原因的死亡案件，其中大部分被证明为自杀、意外事故或疏于照料。因此，我几乎什么场面都见识过：跳楼的、分尸的、掩埋的、泡在水中的、血肉模糊的、浮在水面的、饮弹自尽的、爆炸致死的。我见过年仅一岁被棍棒殴死的尸体，也见过九十多岁还被轮奸的尸体，还见过离世甚久、只能靠称蛆虫重量以推测死亡时间的尸体。然而，在我见过的所有尸体中，没有一具像珍妮弗·罗克韦尔的那样让我刻骨铭心，难以释怀。

我说这些，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即将展开的故事的一部分，我觉得有必要交代一下我个人的背景。

到今天，四月二日，我认为这件案子已经“解决”：结束了，完成了，被放下了。但是，解决只会引出更复杂的问题。我把一个打得很死的结松成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线头。今天傍晚我要和保罗·诺见面，我会问他两个问题，他会给我两个答案，然后一切就算了结了。这是最糟糕的案子，我纳闷：只有我这么认为吗？但我知道我是对的。千真万确，事情就是如此，就是如此。保罗·诺是这个州的“切割手”，我们这么称呼他。他为州政府切割。他解剖尸体，然后告诉你这些人是怎么死的。

请允许我提前为我的不当言语、病态讽刺和偏执道歉。所有警察都是种族主义者，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纽约警察恨波多黎各人，迈阿密警察恨古巴人，休斯敦警察恨墨西哥人，圣迭戈警察恨印第安人，波特兰警察恨爱斯基摩人。在这里，我们痛恨几乎所有非爱尔兰人，以及所有不是警察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警察，无论你是犹太人、黑人、亚洲人还是女人，一旦跨进来，加入这个被称为“警察”的种族，你就不得不去恨其他任何种族的人。

以下资料和笔录是在过去四个星期中一点一点地汇聚起来的。我还得说声抱歉，因为时态可能不太一致（这很难避免，因为记录的是一个很近的死亡案件），对白也可能不太文雅。我想，我还应该为结局道歉。我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对我而言，事情开始于三月四日那天晚上，然后一天一天展开。我打算就采用这种方式来讲述。

三月四日

这天傍晚我一个人在家，我的男人托比出城参加某个电脑大会去了。我还没吃晚餐，正独自坐在沙发上翻看我的“小组讨论”笔记，身旁放着一个烟灰缸。当时是晚上八点十五分。我清楚记得这个时间，因为正在打盹儿的我被那班经过的夜车惊醒，那天它来得早了些，每逢星期天总是如此。夜车震动了我脚下的地板，也让我的房租直线滑落。

电话铃声响起。是约翰尼·麦克，或称约翰·麦克提奇警官打来的。他是我在凶案组的同事，一直担任小队长职务。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好警察。

“迈克？”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大案子。”

我说，好啊，听听看。

“这是件糟糕的案子，迈克。我想请你替我去通告一下。”

“通告”的意思是“通报死讯”。换句话说，他想让我去告诉某人，他（她）的某个亲人死了。从他的声音我可以听出，某个他们喜爱的人死了，而且死得突然，死得惨烈。我心想，我可以说：“我不再干这种事了。”（虽然资产没收组其实也很难

和尸体脱离干系)，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段类似电视剧里的那种狗屁对话。他会说“你得帮帮我”或者“迈克，求你了”，而我会说“算了吧”、“门都没有”，或者“别做梦了，老兄”，直到大家都厌烦，最后我还是得答应下来。我是说，当你只能说“是”的时候，为什么要花力气说“不”呢？所以我只好又说了一遍：好啊，听听看。

“汤姆局长的女儿今天晚上自杀了。”

“珍妮弗？”我脱口而出，“你他妈的胡扯！”

“我倒希望我是在胡扯，迈克。真的。就是这么糟。”

“她怎么自杀的？”

“点二二口径手枪，塞进嘴里。”

我没吭声，等他继续说下去。

“迈克，我希望你去告诉汤姆局长，以及米里亚姆。马上去。”

我又点上一根烟。我已经戒酒了，但烟却断不了。我说：“珍妮弗八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

“我知道，迈克。所以明白吧？如果你不去，谁去呢？”

“好吧。不过你得先带我去现场。”

我走进浴室上妆，像在例行公事，或说擦桌拖地。我瘪嘴看着镜中的脸。以前我可能还有几分姿色，我猜，但现在，我只是个大块头的金发老女人。

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已带好笔记本、手电筒、橡胶手套，以及我那把点三八短管手枪。

一旦当了警察，你很快就会熟悉那种我们称之为“是，没错”类型的自杀案件。你走进那扇门，看见尸体，环顾四周，然后说：“是，没错。”但是，这次绝不是这种类型的自杀。珍妮弗八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她是我喜欢的那种人，同时也为其他所有人喜欢。我看着她长大，愈来愈靓丽，愈来愈美艳，漂亮到令人不知所措的地步。没错，我心想，这是那种让人愿意为之赴死的靓丽，那种让人愿意为之舍命的美艳。这种美并不会给人以压迫感，或者说，仅带有一点点靓丽美艳的女人自动散发出来的压迫感（无论她们有多么平易近人）。她拥有一切，甚或更多。她的父亲是警察，她那两个年龄大她许多的哥哥也是警察，两人都在芝加哥第六区警局工作。珍妮弗不是警察，她是李山的天文学家。至于男人……她随手拈来，要多少有多少，而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就是她的罗曼史基地。但最近，天啊，我不知道，大概有七八年了吧，她一直在和那个聪明绝顶的意中人特雷德同居。特雷德·福克纳教授。这绝不是那种“是，没错”的自杀案件，而是“不，有问题”的自杀。

我和约翰尼·麦克共乘一辆没有警徽标志的侦防车来到现

场。这里是惠特曼大道，各式独栋或半独栋的住宅矗立在宽阔的林荫道两旁。在二十七街边上有一栋学院宿舍，我在这里下了车，穿的是运动裤和休闲鞋。

照例，现场来了很多警车和警察。鉴定人员和法医也来了，还有托尼·席维亚和奥尔特·奥伯伊，他们全在屋子里。另外还有一些邻居，都是来围观的，完全不值得理会。警车车顶灯光闪耀，制服警察在灯下穿梭，我知道他们都是被调来为这起突发重案奔走的。在南区也一样，只要你按下无线电开关说有警察倒了，就会出现同样的景象。“倒了”这字眼通常表示有大麻烦，可能是在一场追逐后倒在某个结构复杂的巷弄，可能是倒在某个仓库的地板上，也可能双手蒙眼倒在某个已人去楼空的偏僻的毒品交易场所。每当有警察遇害，所有人都会为这位遇难的警察超时工作，并且会用上种种特殊手段。因为这是关于种族的事，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攻击。

我亮出警徽，在大门前重重围堵的制服警察中开出一条通道。今晚的月亮很圆，反射太阳的光芒落在我的背上。即使是最多情的意大利警察，也不会在这种时刻咏叹月圆，你的目光只会落在那超时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五的工作量上。对我们而言，周五月圆之夜意味着在急诊室轮班支援，排长队在外伤中心进进出出。